

一曲集体英雄主义的赞歌 ——简评黄梅戏现代戏《浴血罗汉尖》

凡 夫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宿松县新黄梅演艺公司排演的大型现代戏《浴血罗汉尖》，在安庆首演时，取得了成功，不少人感动得数次落泪。在参加第九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展演的线上直播时，也取得了好评。

《浴血罗汉尖》是在忠实于历史事件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构建的。故事梗概是：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在血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于是，在全国各地组织和发动了武装起义。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朱育琪奉命来到反动派统治薄弱的三省四县交界的大别山余脉的罗汉山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暴动，建立红色政权。在堂姐朱赛英的帮助和掩护下，朱育琪成功地发动了暴动，把当地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王竹斋正法，建立了皖鄂边境红色政权和红军武装。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和党内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下，皖鄂边境的红军武装也被迫转移，朱育琪带着他的部队在掩护主力转移时遭到了重创，只好带着伤员撤到了罗汉村养伤。因敌人封锁，受伤的红军因无药可治，面临着生命危险。朱赛英见状，带着儿子冒险到县城弄药。为了掩护母亲，儿子引开敌人，光荣牺牲。母亲挑着浸染儿子鲜血的药品上山，解救了红军伤员的生命。但因村民告密，皖鄂剿匪司令部副司令兼宿松县自卫团团长、大地主王竹斋的儿子王少勇带着大批白匪紧紧围住了罗汉山。在紧要关头，以朱赛英为首的七姐妹和众乡亲决心宁让自己牺牲，也不能让红军队伍受损，她们挺身而出，挡住了白匪兵的搜山，使得红军安全转移，而他们则以自己的生命书写了一曲人民群众对党对红军的深情厚谊，谱写了一曲集体英雄主义的赞歌。

戏曲的本质从形式上看，是以“歌舞演故事”，是“民族兴衰和悲欢”的“秘史”。戏曲在表现手段上虽然是受到“舞台和时间”的限制，但戏曲在表现的思想上是深刻和鲜明的。中国戏曲从发展的那一天就把“惩恶扬善”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戏曲在表现技巧上不断提高。构建和重组就是戏曲的“表现技巧”。《浴血罗汉尖》在众多的事件中，聚焦于“救护红军伤员”这一中心事件，从拥护红军到救护红军，从救护红军到保护红军，从朱赛英的儿子牺牲到母亲和“七姐妹”的牺牲，层层展开，最后把戏推到高潮，用带有浓厚的大别山民歌特色的主题歌点题：“高耸入云罗汉尖，山高入云云绕山，共产党是山老百姓是云，老百姓和共产党紧相连。”

革命历史题材的戏曲其实并不好写。我们写英雄，不是喊几声口号，说几句豪言壮语就是英雄。江姐临终前深情地绣着红旗，还有赵一曼，也是临终时为孩子织着毛衣，这样的英雄才充满了人性，也才可亲。《浴血罗汉尖》也有这样的场面：当儿子把敌人引开，母亲挑着药品奔跑在小路上，听着敌人的枪声在儿子的身边响着，最后消失，母亲的心也几乎要撕裂了。她心中天平的一端是儿子，一端是红军伤员，她心中纠结、痛苦，最终几乎崩溃。但是，为了救伤员，她还是打起精神快步上山了。还有一场，当王少勇的匪兵围上山，红军伤员的生命危在旦夕时，朱赛英坚决地否定了朱育琪的决定，要红军伤员先撤，当红军伤员撤退时，“七英”七姐妹含泪将他们襁褓中的孩子送到亲人手中，他们不想让“革命绝后”，也不想让“自己绝种”，这种人性的光辉比他们的勇敢还要明亮。

可以说，《浴血罗汉尖》不仅是“英雄主义”的礼赞，更是“善良人性”的礼赞。

好的剧本仅是基础，舞台呈现的最终效果是由演员决定的。可以说，宿松县新黄梅演艺公司有一批好演员。饰演朱育琪的陈诚是安庆市县级剧团最年轻的国家一级演员，他在舞台上轻松老成，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饰演朱赛英的杨晓红是第一次担纲主演，但她的表现也是“一鸣惊人”，尤其是“送药上山”一场，其表现出的“爆发力”更是证明了她塑造人物的能力。而饰演王少勇的青年演员何世平也有不俗表现，塑造的王少勇既“坏”又“机智”，不是“脸谱化”，而是“性格化”，他的“反衬”，使朱育琪和朱赛英更凸显共产党人的可敬和可亲。其实，戏曲舞台呈现是“木桶效应”，一台戏的成功得力于所有演员的表现，当然还有导演的主导性作用，以及舞台和灯光的配合。关键还有音乐，《浴血罗汉尖》的音乐既有传统黄梅戏的韵味，更有吴楚文化的烙印。

从综合艺术的评判角度看，《浴血罗汉尖》是一台革命历史题材的黄梅戏的力作，也是第九届黄梅戏艺术节难得的深受老百姓欢迎的好作品。



人生命运的追索

璩静斋

近期精读顾乐生先生长篇小说《金刚结》，深为感佩。顾先生本是医学专家，对文学写作抱有高度的热忱，荣休之后，更是笔耕不辍，他将现实人生种种难忘的经历与体验提炼加工，用心地操觚成书。写作于他，俨如寄放灵魂的归处。他的《金刚结》便是一部慰藉心灵、追索人生命运的现实主义力作。

小说以幼离父母的主人公叶庆生的成长与寻亲经历为主要线索，其间穿插庆生父母相爱结合、分手离异后各自的人生境况。人物活动的背景被置于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时代浪潮中，整个作品显得非常厚重（具有一种历史沧桑感）。小说通过众多寻常人事，生动地展现特殊年代真实的世俗人性与人情，深入地探寻人生的一些终极问题，其中对个体自我的审视以及对人生命运的追索尤其值得关注。

叶庆生幼小就被父母“遗弃”，从他懂事起，就在内心产生强烈的自我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不仅是他对自己身世的追寻，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审视。在爷爷奶奶的悉心抚育下，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叶庆生渐渐对自己有比较清晰的认知，不论是求学还是工作，他都有明确的努力方向，力求做好自己该做的每一件事。经过不断历练，他学业优秀，后来成为一名颇有造诣、有职业操守的骨干大夫，其间也收获了美满的爱情，组建了和谐的小家庭。他对事业兢兢业业，对家庭尽心尽责；为人处事奉行宽容大度的原则。他清楚自己的身世，始终惦记自己的生身父母，多年坚持寻找，终于在在不惑之年找到母亲，联系上了身在台湾的父亲。但他的亲叔叔婶婶为了独吞他父亲寄给爷爷奶奶的赡养费，采用欺骗的方式阻挠他们父子直接联系。面对认钱不认亲的自私自利的叔叔，他并不去计较，而是选择原谅。叶庆生一路走来，能保持坦荡磊落的心怀，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风景，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对自我的正确审视。

庆生的母亲吕思麟年轻时迷失于“浪漫”的婚外情，不惜抛夫弃子，与剧专教师沙正清同居生子，直到后来遭受沙正清背叛、暴打辱骂，才豁然醒悟，反省“我是谁”，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沙正清的一个玩偶，沙正清就是一个花心大萝卜，一个情感大骗子！她当初不顾一切追求的这场“爱情”原本就是一个坟墓，不但埋葬了她的真情，也曾一度埋葬了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她悔恨自己伤害善良忠厚的前夫叶龙台，更悔恨自己抛弃了年幼的儿子庆生。她也深切地意识到，幸福的爱情必须以责任作为奠基，否则爱情不过是一座沙雕，稍有风雨袭来，很快会轰然坍塌！吕思麟经过一番深刻的自我反思与审视，立誓要做一个自尊、独立的女性，今后的人生之路要靠自己去走，她毅然同沙正清决裂，跟那不堪的过往一刀两断。她在个人感情方面变得非常审慎，直到季侯道，一个沉稳厚道、有责任心，并且暗恋她近十



《金刚结》
顾乐生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版

年的学者走进她的情感世界，才开启了她后半生平静安稳的婚姻家庭生活；而且通过努力，她还实现了年轻时的作家梦。

人生如逆旅，谁都是行人，最后免不了生老病死，成为人世间的匆匆过客，这是人生无常中的有常，谁也无法摆脱的“命定”。作为大夫的叶庆生对此是深知的，但他面对亲人们陆续离去，还是很感伤，先是爷爷和叔叔相继去世，没过几年，慈爱的奶奶走掉了，一年多之后，台湾的生父没等到跟他相见就因病与世长辞，留下终身遗憾。想当初他的父亲因婚姻破裂而伤透了心，远走台湾谋生，没有料到一去四十年，从此再也没能回归故土，“咫尺海峡终成了天涯之路。命运就是这样作弄人”。最令他悲不自禁的是母亲的病逝，他费尽多少周折才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也仅仅享受四年左右的母爱，母亲就弃他而去，他强烈地感受生死就在转瞬之间，甚至质疑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

叶庆生在母亲送殡之后回到继父季侯道家，弟弟季桑为他弹奏贝多芬的名曲《命运》，引起他对命运的沉思，他的眼前突然晃过五彩金刚结的炫丽影子。这个细节意味深长。“金刚结”是吕思麟在儿子庆生幼小时为福佑他而编织的蜀丝手环和顶圈，这个由九只五色佛眼构成的金刚结在书中多次出现，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意象，它是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的见证——不仅见证无私的慈母之爱，也见证纯洁的赤子之情；它更是命运的象征。叶庆生生命中最亲近的血脉至亲都去了，而金刚结依然还在，即便物是人非，但它依然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福佑。

小说的结尾引尼采的名言“爱你的命运”，并予以如下注解：“一个人虽然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死，但他能携着自己命运的手一同前行。”人活着，学会参透生死，洞悉命运，过充实的日子，做真实的自己，想必心灵也能得以慰藉。这大概是这部小说最想表达的主旨吧。